

再见摩天轮

青春纯爱系小说

鬼鬼作品

和从前说再见 让悲伤都抽离

让过去转过去 爱要我走下去

Goodbye
My dream



青春纯爱系小说第1弹

一曲为爱疗伤的冬季恋歌

特别制作：

同名音乐EP+MV大碟+幕后花絮DVD

一曲为爱疗伤的冬季恋歌
和从前说再见 让悲伤都抽离
让过去转过去 爱要我走下去

中国80后十大作家之一
青春系文学天后鬼鬼
蓄力再推青春纯爱感动大作



「再见 摩天轮」

Goodbye my dream

鬼鬼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摩天轮 / 鬼鬼著. - 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7. 11

ISBN 978-7-5054-1775-5

I. 再… II. 鬼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3557 号

再见摩天轮

作 者 鬼 鬼

策划编辑 王 磊

责任编辑 钟一丹

特约编辑 周 燕

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邮政编码 100044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11

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775-5

定 价 29.80 元

目 录

Chapter1 :: 少女公寓...1

Chapter2 :: 郁闷的一天...22

Chapter3 :: 你愿意做我的宠物吗...51

Chapter4 :: 传说中的简视觉部落...70

Chapter5 :: 拖鞋...85

Chapter6 :: “骆驼”病了...93

Chapter7 :: 情敌...101

Chapter8 :: 最单纯的孩子...128

Chapter9 :: 永远在你身边...146

Chapter10 :: 最后的早餐...161

Chapter11 :: 重回雪域城...179

目 录

- Chapter12 :: 又来了个争宠的...187
- Chapter13 :: 陈旧喜欢鬍发男生...220
- Chapter14 :: 不平静的平安夜...229
- Chapter15 :: 表里不一的男人...250
- Chapter16 :: 披着羊皮的狼爸爸...259
- Chapter17 :: 小熊病了...269
- Chapter18 :: 第一个愿望实现了...285
- Chapter19 :: 不速之客...296
- Chapter20 :: 陷入沼泽...307
- Chapter21 :: 抢劫...323
- Chapter22 :: 我的渔然...334
- Chapter23 :: 六年后...342

CONTENTS

□少女公寓

Chapter 1 ▶▶

崔隐摇下车窗，靠在出租车后座，感受着宁静的秋末黄昏微微的凉意。这是一座灰色的城市，光秃秃的树，树叶早已不知去向。熟悉感渐渐袭来，突然一座巨大的银色风车闯入他的视野里，他陡然一惊，心在一点点抽紧。默默地，一滴泪迅速划过脸颊，飞进了风里。天边的摩天轮静止在大朵大朵的火烧云里，仿佛一幅绚丽的水彩画……

终于到家了，崔隐深呼吸，轻轻地拉开门，脚边的斑点狗“嗷呜”地一声低吼，迫不及待地蹿了进去。

天色渐晚，屋子里有些暗。他闭上眼睛摸到灯的开关按下，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她的气息已不再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幽香。崔隐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，他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客厅，完全陌生的客厅。

“汪！汪！……”斑点狗的吠叫声从卧室方向传来。

崔隐扔下行李，飞快地冲过去。

陌生的卧室，陌生的蓝床上，一个衣衫不整、披散着头发的陌生的女人，正与他的狗混战在一起。那女人搂着“骆驼”的脖子，残忍地把它压在身下。“骆驼”完全招架不住，但没有屈服，依旧汪汪叫，只是叫声有些不正常。



崔隐茫然地愣在门口，望着穿睡衣的陌生女人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可是再耽搁，他的狗恐怕会被那个女人压死。旋即，他反应过来，便沉下脸大声唤他的狗：“‘骆驼’！”

孔渔然猛地放开身下那只据说叫“骆驼”的狗，转过头盯着说话的男人看。这突然出现的狗与男人使得她的脑袋有些短路。她就那么傻乎乎地跪坐在床上，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。

花里胡哨的斑点狗趁机逃脱，狼狈地从床上蹦下来，撒腿跑到主人身后，不停地向那个女人吠叫。真是世道险恶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它只不过想抢回自己的地盘，就遭到如此的非人道待遇。身经百战的它，第一次被非同类欺负，而且是被一个女人欺负了。传出去它就没脸在狗界混下去了，好歹它也是留过洋的、有身份、懂外语的狗。怎么就这么轻易地被一个外表柔弱的女人给打败了？疼倒不是特别疼，就是委屈！要不是它善良，要不是它可爱，要不是它之前有点晕机，它一定会狠狠地咬她一口。真是马善被人骑，狗善被人欺！！

孔渔然歪着头向床下呸呸吐了两口，又伸手择了择粘在舌头上的狗毛。她照着自己的手腕就是一口，突然眼睛睁得像两只乒乓球。她迅速用被子把自己裹严，大声质问闯入者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是谁？凭什么咬我的狗？！”崔隐不答反问，皱着眉头俯身检查“骆驼”刚才被咬的脖子，幸好没有伤口，只有一摊恶心的口水。

“你不说是不是？你会后悔的！”孔渔然不动声色地把手伸向自己的枕头，那下边有一把陈旧送的藏刀。但是她摸了半天也没摸出来，此时枕头下空空如也，藏刀已不知去向。

她突然从床上跳下，抄起枕头使出吃奶的劲头朝崔隐砸去。

“哎哟！”崔隐犯了轻敌的大忌，被砸得头晕脑胀，连连后退。

“汪汪汪！”“骆驼”边叫边冲上去，被崔隐一把拉住了项圈。他不是怕狗吓坏了这个疯丫头，而是觉得“骆驼”夺取胜利的机会实在渺茫。

“我砸死你！砸死你！”孔渔然越战越勇，眼看就要夺取胜利了，枕头突然爆开，荞麦壳哗啦啦地撒了一地。

这下完了。孔渔然傻在原地。

“穿好衣服出来谈一下！”崔隐瞥了那女人一眼，甩甩头上的荞麦壳拉着“骆驼”转身出了卧室。

孔渔然迅速关门上锁，一把掀起自己的枕头，藏刀不在那里。她抖开被子，只抖落下一根长长的头发。刀跑到哪里去了？她趴在地板上向床底下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她清楚地记得那短小宽厚的藏刀样子，刀鞘上镶了绿松石和红珊瑚石。

孔渔然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懊恼，若那个歹徒刚才下手，她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想报警，可卧室里没有电话。她后悔将手机放在了客厅，发誓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手机带在身边。如果她现在推开窗户向外面的人求救，那个人很有可能会破门而入把她推下楼。那破门的质量，她是知道的。十五楼啊，摔下去肯定变成比萨了。她又开始后悔自己贪便宜租了这么高的楼层。要是租了二楼或三楼，即便是冒着小腿骨折的危险，她也会毫不顾忌地跳下去。要是她有男朋友也好，即便是赵旭瑞在也行啊，至少可以给她壮壮胆子吧。可是这节骨眼上，又有哪个傻小子愿意来英雄救美啊。

被推下楼变成一只“脱骨扒鸡”，或者被歹徒先奸后杀再抢劫，或者先自杀再被奸尸，她都不愿意。她还是处女啊，不能便宜了那个混蛋。虽然她又高又帅，气质也不错，是千千万万女生理想中的男友范本，但她才不会花痴到愿意被他强奸的地步。此时，她只有勇敢地去面对了。即便是死，也要先杀了那个道貌岸然的混蛋。

孔渔然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暗暗骂自己的脑袋关键时刻就不好使，那个家伙只是站着说话，她就已经把他联想成蹂躏自己的入室抢劫强奸犯了。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她强迫自己摆正心态，先搞清楚状况再说。他叫她穿好衣服去外边谈一下。该死！他玩什么花样？

也许，他不是坏人？房东的亲戚？哎呀，不管了！再磨蹭下去，那人失去耐心可就麻烦了。扫视整个房间，没有一件东西长得像武器的样子，她胡乱地抓起书桌上的一盆仙人球冲出卧室。

那个奇怪的男人蓬着头发站在客厅中央打量整个客厅。斑点狗好像忘记了刚打完败仗，此时正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举起手来，蹲下，手抱头！”蓬头垢面的孔渔然警告他。

崔隐上下打量眼前这个形象糟透了的女人，从第一眼看见她就实在让他紧张不起来。她非常瘦，穿着肥得可以再装进去一个人的白底儿带粉蓝色圆点的睡衣，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怀里抱着一盆仙人球。一张小小的精致脸孔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，明明是孩子般的无助，却非要装出一副强悍的表情。

她抱仙人球干吗？崔隐忍住笑，这个女人笨得实在可以，拿仙人球壮胆吗？

“让你蹲下！听不懂？手抱头！”孔渔然抓着花盆底把仙人球朝着对方，“快说！你怎么进来的！”

崔隐怕自己的笑激怒了她，连狗都咬的女人，肯定不是用大脑想问题。还是不要惹她为好。他乖乖蹲下，双手放在头上，清了清嗓子连忙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崔隐！别冲动啊，”他晃了晃手中的钥匙串，“用钥匙开的门！”

斑点狗“骆驼”被悦耳的钥匙碰撞声吸引了，它高兴地冲到半蹲的主人身边玩蹦高游戏，险些把崔隐扑倒，它完全没察觉出气氛有什么不对，也忘记了对面那个女人刚才是如何对它的。它就是这么没心没肺，把谁都当好人。对于刚刚咬过它的女人，它也善良大度地以为她是因为饿了才那样做的。

孔渔然瞟了一眼那只不肯消停的狗，之后又眯起眼睛暗想什么时候认识过叫这个名字的人？没听过，没见过，百分之百的陌生人！不过这名字还挺好听的，给这个流氓恶棍大色狼用真是可惜了。

崔隐点点头，把钥匙握在手掌里。

“骆驼”“嗯”了一声，失望地走开。

“有手有脚的，干吗非要选择做歹徒这条路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改邪归正还来得及！悬崖勒马你懂不懂？”面对眼前的巨大“威胁”，孔渔然觉得手里的仙人球并不保险，于是便决定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“我可以帮你介绍工作！可能工资不太高，但也总比当强盗要强，强盗这个职业太危险了，要被枪毙的。”

崔隐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她会那么激动。他哭笑不得地连连摇头道：“歹徒？我哪一点长得像歹徒？！”

“不是？哦，你有钥匙！你怎么会有钥匙的？”孔渔然有些急了。一切都突然了。他的眼神还算清澈，可能这个人真的不是坏人呢。不对，坏人不是有万能钥匙吗？随便拿把钥匙就能蒙混过去吗？

崔隐理直气壮地大声答道：“我租了房子当然有钥匙！我可以站起来了吧？”他试探地站起身来，还好她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

“你租了房子？那我呢？”孔渔然迷糊了，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快半年了，没听说房东有出租另外一间的打算。难道房东打算把她赶出去了？

崔隐点点头说：“我也很想知道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孔渔然！已经在这里住半年了！你休想把我挤出去！”孔渔然说完就后悔了，干什么还自报家门啊！要是被打击报复可就惨到脚后跟儿了。

“他又把这里租出去了？……这个财迷老头儿……”崔隐皱着眉嘟囔。

孔渔然的心又安稳了一些，他知道房东是个老头儿，起码证明他不是入室抢劫的坏人。她歪头说：“你就是之前那个逃跑的人吗？因为你用了‘又’字。欠了房租的话就不能再住这里了！”有很多房东在房客突然失踪的情况下，会把房客的东西收拾干净，再把房子租出去。眼前这个叫崔隐的家伙可能是赖了房租跑掉之后又回来的。另外一间卧室里堆着的东西可能就是他的。

“房东电话多少？”崔隐皱眉。什么叫逃跑？什么叫欠了房租？他崔隐才不是那种人。

孔渔然突然瞪起眼睛喊：“你连房东电话都没有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房客，你骗鬼啊！”

“这老头儿换了电话号码。电话多少？”崔隐抄起茶几上的电话听筒，准备给那个财迷房东打电话。

孔渔然盯着崔隐，一手举着仙人球，挪到门口的鞋柜旁摸到自己的手机，举到眼前调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。“马上蹲好！你叫什么？”

“崔隐！”崔隐摇摇头，把电话放了回去。这女人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

啊。

孔渔然看一眼手机，又盯着崔隐说：“你别乱动！要是房东说你不是房客，你就惨了！”

“好好，你快打。”崔隐无奈地说道。刚才还担心她拨的是110。

“喂！张爷爷，房子里有个带斑点狗的流氓自称是房客……啊？他就是那个人吗？叫崔隐，对。哦……好的……”孔渔然上下打量那个叫崔隐的男人，这下真的没有任何威胁了，她凑过去把手机递给他，“换你听！”

“你最好把仙人球放下！”崔隐瞄了一眼孔渔然手上的“武器”，伸手接过手机晃到一旁冲着话筒说，“张老头儿！我是崔隐！你背着我把房子租给别人？……嗯，还有比你更财迷的老头儿吗？……好，我们等你！快点过来吧！”崔隐收线，顺手把手机往自己的兜里揣。

“哎！哎！哎！你抢我的手机！”孔渔然差点晕过去，还说不是坏人，就在刚才，险些被他抢去手机。

“哦！给你！”崔隐恍然大悟，从兜里掏出手机丢还给孔渔然。

“什么习惯啊……还有对老人家怎么可以那么没礼貌？”孔渔然皱眉，长得帅就可以口无遮拦吗？张爷爷可能要被气吐血了。

崔隐笑：“这位拿仙人球的小姐，不要多管闲事！赶紧收拾你的东西吧，张老头儿一会儿就过来了，你恐怕得搬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交了房租的！”孔渔然瞪着眼睛喊。

“那个财迷老头儿收了我五年的房租，我的租期到今年年底才结束。而且我们签了合同，住不住是我的事，但是他不能再租给你！”

“真是奇怪了，你也交了房租，我也交了房租，为什么我要搬走？”孔渔然反驳道。

“有牢骚一会儿冲张老头儿发吧。你不洗脸吗？”崔隐瞥了她一眼，打算再理她。女人不是一向视形象为最大吗？像这种举着仙人球，光着脚，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并且跟狗一般见识的女人他是第一次遇到。

孔渔然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已经七点了吗？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打扰了她宝贵的睡眠。她怨恨地瞪了崔隐一眼：“哎！立正站好！不许碰我的东西！不许到处乱走！还有你的狗……也要立正！”她以流氓口吻警告崔

隐，之后钻进了卫生间，关门，上锁，淅沥哗啦地开始洗漱。

崔隐看了看自己的鞋底，有很多灰，不让走？偏要走。这是他租的房子！想怎么踩就怎么踩。他踱着步子在房子里走了一圈，有很多地方都变样儿了。灰色沙发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布，在深秋，红色让他感觉温暖了不少。饭桌和茶几上也铺了条纹台布。饭桌靠墙放着，好像完全失去了饭桌的作用，当展示台用了。真怀疑她的审美，她在桌子上摆了一个南瓜、一个葫芦。阳台上多了几盆仙人掌类植物，厨房里瓶瓶罐罐全摆在台面上。想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恐怕是个非常巨大的工程。

崔隐推开自己卧室的门。打开灯，还好这里没有变，靠墙一排大书架，书和影碟整整齐齐地摆在上面，这是他最重要的家当。拍拍床，竟然没有浮尘，有人收拾了他的卧室。他想象过很多次他的房间里布满了蛛网，灰尘有烧饼那么厚。是那个女人帮他打扫的吗？也许吧。不过肯定不会是财迷张老头儿，这一点崔隐确信。

崔隐坐在书桌前发了一会儿呆，以前他在这里忙的时候，语恩总是端一杯咖啡进来，放在他的桌子上。然后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。等他发现她时，她就像抚摸“骆驼”那样摸摸他的头发，之后就安静地走出去。

这是她少有的安静的一面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像只麻雀一样，蹦来蹦去，话又多。那时候他总是在忙，早知道，就多抽些时间陪她了。

崔隐轻轻叹了口气，起身晃到刚才“骆驼”与那女人混战的卧室。轻倚着门，再次审视这间屋子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床，崔隐从散乱的被罩和枕套上看到了蓝天、白云、雪地和两只拥抱的北极熊。这个女人的智商的确值得怀疑，冬天都快到了，每天躺在“雪地”里也不怕冻死。

床和柜子换了方向，吸吸鼻子，空气里没有语恩的味道……

突然从厨房传来舌头舔食物的声音。该死！“骆驼”又偷东西吃了。他快步走进厨房，只见它前爪搭在台面上，正把头埋在一个大汤碗里，呼噜呼噜地吃着。他跑过去抱住“骆驼”的头，强行带它离开厨房。这个家伙又给他闯祸，一会儿怎么向那个女人交代？

她要是没发现，就装不知道？万一她一会儿把剩下的半碗土豆炖牛肉吃光怎么办？万一她吃一半才发现食物被动过，会不会大发雷霆，会不会杀

了他的狗？看她刚才的反应，应该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那种人。还是主动道歉比较保险。一时间，崔隐也慌张了起来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门铃响了，崔隐走过去拉开门。财迷张老头儿拄着崔隐送的那支拐杖，歪着发亮的光头，乐呵呵地走进来：“小子！你回来啦？”只不过才几年未见，他又老了一些。依然那么瘦，背驼得更深。围绕着高高的红色颧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皱纹，下巴上扎着几根没刮净的白色胡楂。龟仙人——崔隐一直想这么叫他，但又怕他生气。人老到这个份上是不能惹他们生气的，要不然他们就会去见上帝和马克思。崔隐深知这一点，退而求其次叫他张老头儿算是客气的了。

“骆驼”跑过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很快它就认出了这个和蔼的小老头儿，它兴奋地摇着尾巴朝张老头扑了过去，险些把张老头儿扑倒。张老头儿开心地搂住“骆驼”哄着：“乖！‘骆驼’乖……”

“有没有想我？”崔隐微笑着用腿把“骆驼”挤到一旁，张开宽大的手臂把张老头儿搂进怀里，四年前这张老头儿还到他的胸部，现在只勉强够到崔隐的腰，“你又矮了！”崔隐嘟囔。“骆驼”一直在旁边跳着抗议。

“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连声招呼都不打！”张老头儿皱眉假装怪他。

“出国待了几年。”崔隐答。

“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有出息！”张老头儿呵呵乐着。

“张爷爷……”洗漱完毕的孔渔然抱着仙人球向门口走去。她刚才明明听到了张爷爷沙哑的声音，可是却看不见人。张老头歪头打招呼，孔渔然才看到他，高大的崔隐完全把张爷爷挡住了。

那个流氓居然抱着张爷爷？孔渔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小子果然是变态！连老人家都不放过，幸亏她刚才手里有仙人球，不然肯定也已经被他的魔爪侵犯过了。

崔隐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人，她依旧是那身打扮，光着脚，穿粉蓝色圆点睡衣。只不过她此时用厚厚的白毛巾包着头发，把整张脸都露了出来，她的脸很小很精致，皮肤白皙，有点像婴儿。由于脸小的缘故，越发显得她

的眼睛大，此时她冷漠安静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点点惊讶。

孔渔然盯着仍抱在一起的两个男人喊：“张爷爷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”

张老头儿也看出孔渔然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她手里竟然还拿着一盆植物。他忙问：“丫头，你拿仙人球干什么？”

“哦！没事！我刚才给它浇水！”孔渔然连忙把仙人球放在鞋柜上，又问，“可是你们搂在一起干什么？”

张老头儿反应过来，忙从崔隐的怀抱里挣脱出来，拉崔隐蹲下，一手搂着他的肩膀，一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小子都长这么大了！记住，跟爷爷拥抱要这样才像话！没事长那么高干什么……”

“骆驼”坐到一旁冲他们汪汪叫。它是正义的战士！总是会打抱不平，用吠叫来向奇怪的人和事抗议。主人为什么要做这种怪姿势？

崔隐撇着嘴站起来，安抚了一下“骆驼”，直接走进了孔渔然的卧室，在孔渔然的抗议声中，他手里提了一双卡通女式夹脚拖鞋出来，扔到孔渔然的脚边。

孔渔然愣了一下，急忙穿上自己的拖鞋。崔隐撇撇嘴，指着孔渔然问张老头儿：“你把我的房子租给这个女人了？”

孔渔然撇撇嘴，扶张爷爷坐到沙发上。

崔隐毫不客气地跟过去，一屁股坐到张老头儿旁边。

孔渔然瞪了崔隐一眼，这个男人机太重！以为帮她拿拖鞋，说话就可以占上风吗？以为她就会因为不好意思而退一步吗？想得美！她坐到了张老头儿的另一边说：“张爷爷已经把这个房子租给了我，你还是等我退了房子之后再租吧！”

“我的租期还没到！”崔隐摇头。

“你的租期没到，难道我的租期到了吗？！”孔渔然大声反驳。

他们探着身子，隔着张老头儿大声理论起来。

“凡事要有个先来后到吧！”崔隐强调。

“谁占着当然就是谁的！”孔渔然有点不讲道理了。这事关她以后的生活质量，她可不能示弱。

张老头儿被两个年轻人吵得有些头疼，连忙插话制止他们：“好了！你

们别吵了！听我说！听我说！”

“张老头儿，你可是知道我的脾气！”崔隐歪着头，皱着眉头说。

“哎哟！你这个人！竟然还敢威胁张爷爷！”孔渔然恨不得揍这个家伙一顿。

张老头儿挥了挥手，往沙发背上一靠，头转向崔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崔隐啊，虽然你交了好几年的房租，但是你一句话不说突然走了，水、电、煤气、电话费都没人交了，还有你申请的宽带，我每个月还得给你交。这些我全在你的房租里扣，扣来扣去也没剩几毛钱了。你四年了都没回来，我是这半年才开始出租的，等你好几年也算够意思了吧？我也得有点零花钱呀，这丫头父母都去世了，我看她挺可怜的，只收她一点点房租，就当是让她帮忙看房子了。我可只租给她一间卧室啊！你那间我给你留着呢。”

“现在怎么办？我要回来住！”崔隐盯着孔渔然，希望自己的眼神能把她吓走。他可是个男人，危险的男人！

“你再换个房子不行吗？我帮你找！”孔渔然提议。

“我一定要住这里！你搬走！我帮你找房子，帮你搬家。”崔隐毫不妥协。

“我不搬！没有比张爷爷这里更便宜的房子了！”孔渔然摇着头说。

“哎，这话你说对了，我真的是只收个烟钱！”张老头儿点头说。

“我帮你补差价！”崔隐说。

孔渔然被激怒了，她瞪着崔隐大声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有钱就了不起啊？帮我补差价？我坚决不搬！”她最讨厌那种兜里揣着几毛钱，就不把穷人当回事的家伙。

“你们俩别喊，我的耳朵还不聋呢！听我说！反正我也就租给渔然一间卧室，崔隐你小子还是住你的卧室，厨卫客你们一起用，算合租怎么样？”张老头儿眯起眼睛，咧着嘴呵呵地笑，他的牙快掉光了，仅剩的几颗宝贵的牙齿被日渐萎缩的牙龈套得不算牢固。因为总是免不了用牙龈磨食物，所以每一颗牙都越来越长，好像在生长一般。

“爷爷！您一直把我当亲孙女看，您放心我和这种人住在一起吗？也得对我的安全和成长负责啊！”孔渔然张大了嘴。张爷爷竟然让她和一个大男人一起住？

崔隐打断孔渔然：“等等，我问一下，我是哪一种人啊？刚才你咬了我的狗，还拿枕头砸我，我才不放心和你一起住，说不定哪天睡觉时就被你宰了。”

“骆驼”坐在三个人对面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吵什么。

孔渔然呵呵冷笑了两声说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本不该说你什么的，但是你是没礼貌！没教养！没风度！”

“我还没有什么？”崔隐翻翻白眼。

孔渔然不再答理崔隐，这事最后拍板的人还是张老头儿，她凑到张老头儿耳边小声说：“爷爷！我不想和男的合租！”

“什么？你想和他合租？”张老头儿高兴地喊起来。关键时刻他的耳朵总是会有点背。

孔渔然急着撇清自己：“不是！我说我不想和男的合租！而且还是这么差的男人……”终于明白张老头儿是站在崔隐那一边的。

崔隐翻翻白眼，难道他脑门上写着“很差劲”三个字吗？长这么大第一次有女人嫌弃他，滋味还真不太好受。

“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要是不同意合租可以不租。小孔你不用再接着交房租了，住满了就搬走。小子你等她住满了再搬过来，我给你延期。说来说去错都在我，要不你们就揍我一顿，谁能把我的驼背打直，谁留下来！怎么样？嘿！我这房子还成了香饽饽了！你们五分钟之内再解决不了，我可要涨房租了！”被两个年轻人搞得昏头，张老头儿也开始耍起无赖来。

孔渔然丢盔弃甲，明摆着张老头儿更想让崔隐留下来。因为他有钱，不用担心收不上来房租。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僵到最后对她没好处。不过既然那个崔隐曾傻到一次交五年房租，应该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威胁。一般笨人活在世上都只有被欺负的分儿，连张老头儿都欺负得了他，她孔渔然有什么不能的呢？话是这样没错，但是她是好人，不会做欺负人的事。他崔隐遇到她，算是赚到了。想到这里，孔渔然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我同意合租，不过我有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崔隐皱眉。这个女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“没经同意进我的房间，干涉我的生活，偷……偷窥我，就必须马上搬走！”说到第三条，孔渔然明显底气不足，但这种话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。

崔隐气晕了。这三条明明可以合并为一条，就是禁止性骚扰。他长得很像色狼吗？即便是，也不会饥不择食地对她这种看似没发育的小丫头下手。他撇撇嘴又补了一句，“放心吧！为你这种身材犯强奸罪真的是冤大头！”

“哈！真是万幸啊！幸亏不合您口味！”孔渔然反唇相讥。

“你们俩还真是……同意合租了是吧？你们认识了吧？这小子叫崔隐，丫头叫孔渔然。你们聊吧，你们年轻人沟通起来容易。来，握个手。”张老头儿硬把两个人的手拉在了一起。

崔隐和孔渔然无奈地拉了拉手，各自翻着白眼，脸色难看得可以贴在门上当门神。

张老头儿心里一块石头落地，转身要走：“我得回家睡觉了！小子，这几年总是想你，我经常失眠。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！让你担心了！等我一下，我送你。”崔隐边说边去找自己的包，那里边有给张老头儿带的零食。

“爷爷吃完饭再走吧！我还有一碗炖牛肉，冰箱里有自己做的咸菜，再蒸一锅米饭就行，很快的！”孔渔然边说边往厨房走。

崔隐突然拉住孔渔然的胳膊，强烈地反对：“饭下次再吃！我还是先送张老头儿回去吧！”

孔渔然把自己的胳膊抽出来，嘟囔着：“又不是你的粮食！果然越有钱越吝啬。”

崔隐道：“这么晚还吃东西他消化不了！”

张老头儿点头应和：“是啊！我不比你们年轻人，下次我中午来，一定要请我吃好吃的哦！”

“好吧！没问题！”孔渔然点头，开始琢磨下次做什么省牙的菜给张老头儿吃。

崔隐见孔渔然不再坚持，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大口袋零食：“张老头